

修 | 例 | 之 | 戰

理性討論修例爭取最大共識

議論風生

陳智敏

近日《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立法會更出現二、三十年前台灣「立法院」的全武行式打鬥場面，不少市民與筆者一樣看得一直搖頭。

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是代表市民監督政府運作、制定法律、辯論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筆者和大部分的市民都深信真理越辯越明，大眾對這次修例感到不安，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事情始末不清楚而感到迷惘，繼而感到恐懼。

已廣泛吸納各界意見

我們首先將這次修例的背景客觀地分析一次。《逃犯條例》在回歸前已存在，只是基於歷史因素一直沒有將內地、澳門、台灣包含在內，去年發生的台灣殺人案，令到特區政府決心堵塞這個法律漏洞。政府曾就修例展開諮詢，之後吸納社會主流意見，主動剔除一些商業罪行，只將最嚴重的刑事罪行納入引渡條例之內。而這些案件亦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才會考慮引用這條例，而草案清楚列明政治罪行不在引渡之列，這就代表修例後港人不會因為其政治取向及言論自由被引渡到別的地方。至於社會上瀰漫着那種猜疑的風氣根本是不必要的，因為香港是一個資訊公開的社會，雖然條例的啓動是由特首所簽發，但所有的證據都會交到法庭由法官作審核。而社會大眾自會判斷每一件事

件是否公平公正。議員的責任就是將這件事情的始末完整地、公正地向社會大眾交代清楚。如果連議事廳內都瀰漫着一股「誰大、誰惡、誰正確」的歪風，那由武林高手出任議員便可，又何須以公帑支付議員的薪津呢？

《逃犯條例》如何優化，才能令社會大眾安心，這方面可以從長計議。只要大家以客觀、理性、公正的態度去討論，總可以得出一個相對完善的方案。

但從客觀上去分析這件事，為何一個罪犯在某地犯了嚴重罪行，只是因為他逃到了一個沒有引渡協議的地方就可以逍遙法外，又是否符合一些總將公平、公正、正義掛在口邊的朋友所說的法治精神呢？

現在政府所提出修例本意其實是涵蓋所有未與香港簽訂移交協議的國家或地區，屬於國際司法互助範疇，並非單一與內地政府簽訂協議。只是因為兩地人員來往頻繁，亦因為香港與內地之間司法制度不同才會引起部分市民的不安。這些只是技術性問題，而並非原則問題。只要大家持着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去處理，總可以協商出一個共贏的方案。

期望社會大眾可以放下歧見，共同參與，客觀討論，共同制定出一條在社會上有最大共識的法例，這除了為堵塞法律漏洞，不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外，亦可令市民相信他們現有的安全及利益不會被削弱。 工程界社促會青年部主席

堅定支持修例 遏制美國惡行

焦點評論

陳學鋒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回覆美國八名參眾議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信，指出所謂修例會削弱本港法治、損害權利自由和影響商業利益的憂慮都是沒有根據的。香港修訂法例突然引起美國關注，這令不少香港人大感困惑。其實，這件事放置到美國圍堵中國的角度去分析，就不難明白美國插手香港修例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目的是遏制中國。在中美競爭的國際大環境下，香港無法置身事外，如果看清了這一點，就會明白香港配合國家走好這盤棋，才是最佳的出路。

美突高調居心惡毒

林鄭月娥信函中指出，過去22年來，「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行之有效，而自由與權利、法治和司法獨立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香港一直是美國等多個司法管轄區打擊犯罪的夥伴，修例會令香港更能履行打擊跨境罪行的國際義務，讓香港成為更安全的港口。她又指出，英國和加拿大等司法管轄區都有類似個案移交的做法，移交安排基於聯合國範本進行。

從林鄭的回覆中可見，香港一直以來與美國，以及其他歐美國家都有司法合作，共同打擊犯罪。香港向其他司法管轄區移交逃犯，從未出現過問題，過往亦從未成為歐美國家關注的問題，而且，香港依照聯合國的範本進行移交逃犯的程序，也不應該讓歐美國家感到擔心。

但是，為何美國及歐洲國家這次突然如此關心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呢？

筆者認為，這件事須從中美兩國關係變化的國際大背景之下觀察。國務院日前發布的《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揭露了美國在中美貿易摩擦過程中多次出爾反爾的作為，再從美國近期以舉國之力，廣泛聯繫歐洲盟國，打壓中國科企華為的事實。不難看出，美國對中國的國策，已逐步向圍堵轉變，美國不僅要從科技發展上圍堵中國，同時也將從國際貿易、能源等方面，全方位地圍堵中國。

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香港一直處於十分特殊的位置，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封鎖中國的對外聯繫，香港成為內地保持與西方社會連接的重要窗口。1978年國家推動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成為國家引入外資、技術的主要窗口。

到了今日，國家經濟和科技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實力今非昔比，雖然有些人認為，香港的窗口作用已經減弱，甚至已不再需要，然而國家卻依然十分重視香港的特殊作用。今年初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強調香港市場經濟成熟，國際聯繫廣泛，專業服務發達，法治公認度高等優勢。支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香港的地位特殊、作用重要，一直協助內地企業在境外融資、協助國家與世界接軌，國家堅持「一國兩制」政策

，不僅僅是從香港的角度，同時也是從國家整體發展的角度，希望繼續發揮香港的作用，協助國家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戰略。

須配合國家突破美圍堵

也正因此，美國在圍堵中國、遏制中國發展時，無可避免地會向香港伸手。美國插手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真實原因並非擔心香港的人權、法治，而是以此為藉口，損害香港的法治聲譽，從而破壞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協助內地企業境外融資的作用。

不僅美國自己這麼做，同時也會脅迫其歐洲盟國一同向香港發起攻擊。德國近期突然向棄保潛逃的黃台仰、李東昇發出「難民庇護」，其目的也是一樣，就是要削弱及打擊香港在國際上的法治聲譽，從而動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從這一角度看，不論香港是否修訂《逃犯條例》，美國及其盟友都會尋找機會攻擊香港的法治，損害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美國既已發動全方位圍堵中國，遏制中國發展的策略，就不可能不攻擊香港。

在中美展開博弈的大環境下，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相反，因為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已成為美國及其盟友的攻擊目標，因此香港必須配合國家打好這場仗。所以，香港只能盡快通過修訂《逃犯條例》，用事實告訴國際社會，香港的法治不會因別人的干預而受損，只會不斷完善，向前發展。 民建聯副主席

外力借黃台仰攻擊特區政府

讀者來稿

季霆剛



「旺暴案」中棄保潛逃的「本土民主前綫」前召集人黃台仰及成員李東昇，上月向外媒透露獲德國政府批出「難民庇護」申請後，行事日趨高調，除接受外媒訪問之外，更於近日現身公開場合，在德國柏林出席由該國綠黨舉辦的研討會。

在當日他透露了兩條消息，第一是他們確認早在去年5月已經獲德國給予「難民」身份；第二是他們講述了「難民」審批程序。兩條消息十分重要，顯示了兩人和某方勢力合謀在這一年間待機發難，等到時機成熟則轉為高調，放聲攻擊特區政府。

首先，但憑德國政府每月向難民批出的135歐元援助補貼，黃台仰無可能單憑這筆補貼既要生活且要上大學，又四出參與論壇講座。到底是誰在背後財政資助這兩人？到底這兩人為何現在才現身發聲？這幾點是絕對可疑的。

第二點黃在訪問中提到，德國難民事務部在審批他們「難民」身份的過程中，進行所謂的事實對照（FACT CHECK），完全是貽笑大方。

黃在審批中提到他們在旺角暴亂後家人受到威脅，而且有從內地來的人明言會綁架他們回內地。這全部是黃片面之詞，而且有關言論有如林子健事件一樣自導自演的成分十分高。以這樣片面之詞來審批他們的身份，可見難民處之粗疏。

究竟是德國政府不了解、不清楚黃李兩人的情況，抑或是故意「放生」，從他們的訪問中可知一二。黃聲稱因不滿特區政府以《公安條例》控告自己，故棄保潛逃、出走德國。黃在「旺暴」前應該十分清楚自己在計劃什麼、有什麼法律責任，以被檢控作為申請庇護之理由，反而顯得自己不敢面對現實。

筆者想問黃台仰，他在鼓吹其他人參加暴亂、在地磚亂擲後，當局應控告他們何罪？莫非控告他們這批暴徒「亂拋垃圾」？香港是法治社會，無人可以成為法外。黃台仰不滿控罪，既有辯解權，亦有上訴權，財力不足甚至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出走德國只是他們害怕承擔責任，不敢抬頭直視現實的後果。到底黃李兩人要到何時才會清醒過來？

如果德國真的是故意「放生」，那就解釋到方才筆者在文中第一個疑問——為何他們隱姓埋名一年後轉守為攻；為何在一年多期間他們兩人像是財源充足、衣食無憂。正如之前領導過所謂「反國教」的黃某人一樣，身處德國的黃台仰很快便會被遺忘，外國勢力欲藉其口放言攻擊特區政府，注定不會成功。當然黃李兩人的法律責任是脫不掉、去不清。天網恢恢，即使他們逃到海角天涯，勢必要將其二人繩之於法。

浙江省政協特邀代表、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立法會應從速審議修例

議事論事

陳仲尼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逃犯（修訂）條例草案》至今已三個月，法案審議工作一再拖延，反對派不單利用審議法案程序，在法案委員會內多番製造事端阻撓修例，又製造輿論煽動群眾上街反修例，更向歐美國家唱衰香港，企圖引進外部勢力干預本港內部事務。如今，特區政府將於下周二把草案直接提交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立法工作有望引回正軌。筆者期望，立法會議員從速審議修例，令修例盡快完成修訂。

特區政府已一再表明，修訂《逃犯條例》是要處理去年發生的台灣殺人案，和堵塞現行法例漏洞。但反對派卻將問題政治化，抹黑修例原意，大肆盜換概念誤導市民，說成一旦通過修例，全港市民「人人都會成為逃犯」，在港外國商人如在外地觸犯中國法律，就必定會被香港遣送回內地受審云云。反對派這些混淆視聽的言論，其用意是蠱惑人心、製造矛盾，挑起市民的反政府情緒，以達至他們削弱政府威信，謀求在未來的選舉中撈取選票。

其實對修例內容如有任何不清楚或

不同意之處，立法會議員有權在審議法案時提出，要求政府作出解釋或修改，而不應為求扼殺法案修訂而散播陰謀論，不應製造事端煽動市民上街示威，更不應引入外部勢力干預本港事務。事實上，政府因應部分商界人士對修例的擔憂，已主動完善修訂內容，特區官員更多番向市民、外國商會及外國駐港機構代表解釋修例內容，今次政府提出修例的透明程度，已達到國際級的水平。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回答傳媒查詢時更表示，已經聽到社會上就修例表達出的焦慮和憂心。政府亦在充分聽取市民的聲音後，在5月底主動就草案提出了3方面合共6項的額外措施，以釋除公眾疑惑。同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亦舉行特別會議，讓議員及官員就草案展開討論。市民透過有關討論，定能對

草案有更深入的了解。其實，部分人對修例感到焦慮和不安主要有兩個因素，第一是對修例內容理解不足，這點可以透過當局及民間努力不懈的解釋解決；第二是被反對派提出歪理謬論誤導，提出這些歪理的不乏法律專業人士，他們完全知道修例後移交逃犯有重法律關卡保障，根本不會出現在街上隨便捉個人就可移交的情況。

中央政府已表態支持特區修訂《逃犯條例》，更希望香港可在世界上樹立一個良好的法治榜樣，傳遞中央必定嚴格遵守「一國兩制」的明確信息。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令香港不會成為「逃犯天堂」，來自工商、專業、青年、基層等界別人土上月成立「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大聯盟發起的支持特區政府修例聯署，至今已超過54萬名市民簽名支持，足見大多數本港市民都是認同政府的修例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副召集人



中美關係

葉建明

中美已到人才爭奪的分水嶺

上月底，美國耶魯大學校長蘇必德的一封信公開信刷屏了。這封公開信表達了對美國排擠華人學者、留學生風潮的不安，可謂美國學界的一股清流。公開信說：「近幾周以來，美國和中國關係的緊張以及學術交流審查的加劇，增加了耶魯大學和全美大學眾多國際學生和學者的不安。現在，我書寫此信以申明耶魯大學對國際學生和學者的堅定承諾，因為他們對於我們的大學社區至關重要。」

蘇必德的公開信能扭轉美國總統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狹隘民粹主義思潮嗎？未必。當前，美國對華的戰略焦慮繼續從經貿、科技領域向教育蔓延。在美國，對華人學者、學生的打壓已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美國歇斯底里遏華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公開講：「所有華人都可能是間諜」，在這種類似於「白色恐怖」的氣氛中，在美華人學者、留學生受到極大影響。

僅近期見諸於報端的就有：美聯社報道

，美國國家衛生院點名要MD安德森癌症中心處理3名華裔研究人員，18個月裏這間癌症中心有10名華人、華裔科學家被強制處理；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已大幅放緩對美國半導體公司聘用中國籍員工擔任高級工程職位的審批」。據稱，美國這一舉動始於去年，「適逢白宮正採取全面措施保護美國專有技術。」還有最近沸沸揚揚的美國埃里大學解僱李曉江夫婦案，等等。

美國政客更公然要把對華人的排擠變成法案，5月15日，美國參議員湯姆·科頓稱已向國會提交法案，規定禁止在與中國海軍有關研究機構工作或由其資助的學生或研究人員獲得赴美簽證。受政策影響，一些大學、機構已開始限制與中國的科研合作，包括拒絕錄取中國留學生。

辯證看待美國的對華遏制政策，可以清晰看出美國歇斯底里的政策反映了美國的不自信，預示着美國科技發展重要支撐之一的國際人才引進到了一個轉折點，也意味着中國國際人才引進面臨重大機遇。30年以後，再回頭看美國對華人學者、留學生的排斥

，或許會評價為這正代表着中美在引進國際人才問題上的分水嶺。

美國的建國史，就是國際人才的引進史。美國的科技優勢，與大量吸收頂尖國際人才分不開。實際上，美國近一半的科技領域博士生來自國外，在物理學領域，這一比例更高達四分之三。這其中不乏大批華人精英。數據顯示，在美華人大約370萬，59.9%來自於中國大陸，51.7%華人有大學文憑，53.4%華人從事專業技術、管理等工作。僅中國內地985高校畢業校友超過20萬在美國高科技企業或高校機構工作。美國科學院、工程院、醫學院、文理院四院華院士共約300餘人。

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海外留學人才大規模回流，特朗普挑動的排外主義、民粹主義大潮，無疑，將大大加速海外華人精英回歸。而內地多個城市更發出「史上最強求賢令」。在最近召開的2019未來論壇深圳技術峰會上，深圳市副市長王立新宣布，在境外人才引進政策方面，來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短缺人才將享受15%的個人所得稅

減免優惠。

對比中美兩國政策，反差鮮明：一個是敞開懷抱，為引進人才提供各種幫助，一個卻是正將引進國際人才這扇大門徐徐關上。而且中國引進人才更不局限於海外華人，以近來成為全球焦點的華為為例，從全球聘用了700名數學家、800多名物理學家、120多名化學家、6000多名基礎研究專家，這其中就包括了為華為5G開創理論基礎的土耳其數學家。美國對中國的科技遏制更使得中國從上到下認識到了掌握自主技術的緊迫性。

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企業界，已形成共識，就是要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資金上加大投入力度，人才上加大引進力度，力爭在關鍵領域形成突破，掌握技術主導權。

反觀美國，儘管美國科技仍佔據統治地位，科技投入總量也繼續保持全球領先，但增速上已大大低於中國，很多領域資金已捉襟見肘。如今在人才上也出現排外傾向，美國科技創新之路還能走多遠？美國《科學》雜誌近期發表的文章指出，美國保持科技繁榮發展的兩個關鍵要素正在受到威脅：一個

是年輕人才缺乏支持，近30年來，美國對36歲以下的科學家資助顯著下降。二是在政治領導人的鼓吹下，不公正地貶低國外學者的成就與貢獻，嚴重影響了外國優秀人才進入美國。

香港可發揮「引才」獨特作用

全球人才流動出現變態，給香港吸引人才提供機遇。在國際人才的爭奪戰中，香港具有獨特優勢，可成為引進國際人才的窗口和踏腳石。特別是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為國際人才打開了事業發展的廣闊天地。無論是學術成果實用化，還是科技成果商業化，高端製造業發達的大灣區都將是最好的平台。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一員，香港應當更加主動地以大灣區為依託，引進國際頂尖人才，為香港的創科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同時也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